

短信游戏

很寻常的一个傍晚，老公去洗澡，我在房间收拾干净的衣服准备一会送过去。

手机震动了两下，我随手拿过来一看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这条消息，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你老公出轨了。

「无聊！」我漫不经心吐槽完，就要去卫生间送衣服。

手机又震了两下，我想了想还是拿起来瞥了一眼，果然，还是那个陌生号码，这次消息的内容详细了一些：不相信，你可以看下他今天穿的衬衫。

我盯着那条消息愣在那边。

「苏雨宁！」老公在卫生间的门口喊我。

我手颤抖着删掉了那两条短信，将手机随意往口袋一塞，匆忙朝着卫生间小跑过去。

老公有些不满地接过干净的睡衣套在身上，朝房间走去。

「老公！」我赶紧开口，喊住了余泽凯。

余泽凯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转身，面带疑惑。我支支吾吾地说起群里林太太跟我讲的她楼上先生出轨的八卦，顺带还状似不经意问他一句，「你说男人是不是有钱了就喜欢在外边拈花惹草？」我有些紧张，却又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自然。

余泽凯很聪明，一下就猜测出了我话里的意图。表情变得有些可怖。

我挥着手连连否认，他才收回目光往房间走。

之后，我飞速进卫生间把门关上，将余泽凯已经塞进洗衣机的衣服翻了出来：在这件衬衫衣袖上，的确残存了半个口红印，很浅，看不出色号，但我当即惊慌失措得一屁股瘫坐在了地板上。

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我哆哆嗦嗦地掏出，这次的消息是：相信了吧？

比起相不相信的，害怕才是实实在在萦绕心头，感觉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看着我，我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的监视之下。

这个人，试图离间我和余泽凯之间的感情。

我和余泽凯是大三开始交往，毕业后结婚，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个年头，我陪他走过创业最艰难的时期，给他生了女儿知知，我们的感情始终很稳定，但有人似乎在嫉妒，要破坏这美好的一切。

我重新将脏衬衫塞回了洗衣机，跌跌撞撞跑回房间，将最后一条短信展示给余泽凯看，着急地将刚刚发生的一切解释给余泽凯听。

因为太过紧张，又要略去发现唇印这件事，我说得有些乱，余泽凯饶有兴致地听完，拍拍我的肩膀：「雨宁，这短信上说相信，相信什么？」

我定定地看着余泽凯，感觉他根本就没将这当成一回事，他接着说，似乎说了句，「也许就是陌生人发错消息了。」

如果只有一条短信，我也相信余泽凯的解释，但联系上边的两条，怎么会如此巧？只是上边两条消息已经被我删除，我拿不出证据，余泽凯应该是不会相信我说的了。

我准备自己去弄个清楚。

第二天，李茉来给知知上钢琴课的时候，我出了一趟门。

李茉是知知的家庭钢琴老师，二十出头的年纪，青春洋溢，笑容时常挂在嘴边，知知很喜欢她。

我没走远，去了小区旁的一条巷子里，拐了七八个弯，进了一个没有门头的店铺，里边是家私家侦探社。

这么隐秘的地方，是林太太介绍给我的。

侦探社中，那腆着大肚自称是侦探社长的光头听罢我的要求，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，不出三天，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。

三天后，我没有收到之前那样的消息，却收到了几张我老公搂住一个女人的照片。

那个女的，是李茉。

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沙发上。

此刻李茉正在客厅教知知弹琴，恰这时，扭头朝我一笑，笑容中露出一丝狡黠。

我疯了一般将她从知知的旁边拉开，指着门口大声叫嚷：「你走，你给我马上离开这里，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」

「余太太，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到位，我向你道歉，你怎么突然就……」李茉演技很好，眼眶立马泛红。

知知在这个当口跑了过来，抱住李茉的大腿带着哭腔说道：

「妈妈不要赶李老师走，知知喜欢李老师……」

我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老公是真的出轨了，而面前这个可怖的女人，除了要抢走我的老公，还要抢走我的女儿！

我绝不会让她得逞。

余泽凯恰好这个点回来，高声怒吼着将我拽住李茉的手扯开，向李茉不住道歉，并用力把我往房间里推。紧接着，房门被「砰」地一声关上了。

我浑身一个激灵，侧耳听到李茉离开的声音，随即，手机震动了起来，又是那个号码发来的消息：疯够了吗？

我断定，那些消息，肯定都是李茉发来的。余泽凯开门进来，我将手机伸到他面前，气愤得发抖，已经什么话都说不上来了。

余泽凯接过，只扫了一眼，一脸愠怒地看着我：「手机上什么也没有，你给我看什么？」

我赶紧抢过手机，要亲自指给他看，发现，余泽凯并没有骗我，我手机上，一条消息都没有，连之前的垃圾短信都找不到。

怎么可能，我匆匆忙忙地去找，但什么也找不到。

余泽凯冷冷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，但我一直发愣，只能断断续续听见他的话，大抵是在指责我转移话题，疑神疑鬼。

他话说得轻巧，我的气突然不打一处来，手机上的事也不管了，步步逼近他，质问：「余泽凯，你出轨了，是不是？」

余泽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缓了缓，冷笑地反问我：「你看看知知，究竟是谁出轨了？」

我的气势顿时就没了，我明白，余泽凯的意思是：知知长得不像我，也不像他。

我觉得头有些疼，这个时候，余泽凯深叹了一口气：「有时间胡思乱想，还不如早点睡，成天到晚不知道做些什么，我看你

就是闲的。好了，我去帮你热杯牛奶……」

说着，余泽凯走出了我们的房间。

余泽凯说我太闲才会胡思乱想，还反问究竟是谁出轨，但他不知道有个词叫做「铁证如山」吗？

我手忙脚乱地去查看手机上侦探刚刚发给我的照片，想要当证据，却惊讶的发现，照片也都没了。

手机一震，消息又来了：是谁出轨了呢？

我手一松，手机「啪」地一声掉在地上，我竟迟迟不敢去捡。

周六的时候，林太太邀请我和群里的太太一块喝下午茶，那种聚会我之前是很排斥的，但林太太却竭力劝说，我不好拂她的意，就应了下来。

我先将知知送去了我爸妈那边，再朝着约好的甜品店赶去。

紧赶慢赶，我到的时候，还是最后一个了。

我找了角落刚坐下，林太太就关切地问：「余太太，你脸色很不好呀？」

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为了参加这次的下午茶，我已经打扮一番了，还是被她一眼就瞧出了真实的气色，我尴尬地笑笑，并未多言。

俗话说，女人多的地方，八卦就多，不知谁起的头，话题就围绕「小三」展开。

宋太太云淡风轻地说：「小三怕什么，只要我不离婚，三就永远只能是三。」

何太太也笑着附和：「也是，有钱就行了，外边女人帮我伺候老公，我不落个轻松？」

.....

话题最后兜转到了我这边，有人问：「余太太，你怎么都不说话？要是你家老余外边有人了，你会不会离婚？」

我茫然地抬起头，看见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，不好扫兴，忙摇摇头：「不会，好不容易到了这个位子，总不能轻易地让贤。」

大家笑着点头，手机又震动起来。

我感觉到了，却不敢去看，随意找了个借口离开，走出甜品店才掏出手机，这次的消息是：你配不上你老公，让位吧！

我心里有了准备，这次没表现得有多惊慌。

只是到家后，才发现李茉在，余泽凯也在，余泽凯的手搭在李茉的手臂上，在看到我的刹那缩回。

「你们……」我站在门口，指着他们说不出话来。

「余太太，余先生刚刚有些低血糖，我搭把手扶了一下。」李茉脑子很活络，立即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奈何余泽凯的反应出卖了他们拉扯在一起的真实缘由，他避开了我的目光，扭头就朝房间走去，与此同时，李茉朝我笑了笑，看起来很诡异。

我突然就想起刚刚在茶话会上那些太太问我的问题。

我怎么可能不离婚？这种狗男人，留着过年吗？

只是我知道，我现在还不能离婚。现在离婚，即便余泽凯是过错方，凭借着多年人脉和自身财力，定能将这件事摆平，我最终只能拿到一点的「遣散费」，而且，作为全职主妇的我，极有可能失去知知的监护权。

「余太太，刚刚余先生说知知今天不在家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」李茉说着，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与我擦身而过，耀武扬威走出去了。

在擦身经过的时候，她身体微侧，眼角余光扫过我，似乎嘴巴张合了几下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我判断不出她究竟说了什么，应该是对我的挑衅吧！

我乱了，没有任何主意，感觉自己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我开始为自己做最坏的打算，拨通了林太太的电话，麻烦她帮忙找一个厉害一些的离婚律师。

电话那头的林太太似乎有些惊讶，不过也不难猜为什么，我之前找侦探就麻烦过林太太，所以她对我家的这堆破事也知晓个一二。

况且我前不久的聚会上还说了那样的话，便也不卖关子，悲戚说道：「人留不住了，只能想办法留点钱傍身。」

林太太似乎更震惊了。

没错，我要让余泽凯净身出户！

我情绪不好，说话一句句变得强硬起来，说完了才察觉到有些不妥，连连向林太太道歉，又哭哭啼啼诉清原委。

林太太停顿了片刻，义愤填膺保证帮我找到 C 城最好的律师。

我擦干眼泪挂掉电话，没多久，那个号码的短信又发了过来：出轨的那个人，究竟是谁？

我冷笑，准备拨通这个号码的时候，短信又来了，这次的短信给出了一个网址，后边写着：密码 1234，自己看看吧！

我考虑良久，打开了那个网址给出的链接，是个网盘，我输入密码，看到了网盘中的数张照片。

照片中的女人样貌有些模糊，但能看清楚，那是我，和一个陌生男子勾搭在一起。

这样的照片看得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猛地将手机摔到了地上。

我耳畔中响起了余泽凯的质问声：「苏雨宁，究竟是谁出轨了？」

我根本不记得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和一个陌生男子抱在一起，但这些照片还是摧毁了我的心理防线，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。

难道，先犯错的那个人，真的是我？

我鼓足勇气，趁着某天余泽凯早回家，拉着知知站在他面前，破罐破摔地问：「余泽凯，你是不是一直怀疑知知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这就可以去验的，你既然怀疑，为什么不去验呢？」

余泽凯愣了愣，但马上就说：「苏雨宁，知知还小，你这样会吓坏她的，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还是洗洗早些睡，你最近睡眠不好，我去帮你热杯牛奶吧！」

我不管不顾，上前一把拽住余泽凯的手臂，不依不饶起来，推攘之间，余泽凯的眼镜摔落到地面。

很轻的一声，就像释放了一个信号，让始终呆愣在一边的知知登时哭了起来，哭声一声比一声大。

我仿佛从梦魇中惊醒，赶紧松开始始终拉住余泽凯的手，急急上前要去帮忙捡眼镜，慌乱中掌心压折了镜架，我又急急地低头道歉：「泽凯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最近是怎么了，我就给你去配一副新的，现在就去，你在家等我！」

小区门口就有眼镜店，余泽凯眼镜的度数我了然于心，所以没一会儿，我将眼镜配了回来。

余泽凯戴上新眼镜，看了我许久，突然问：「苏雨宁，你真的忘了？」

他的问题莫名其妙，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意思，只能茫然地看着他，他移开目光，又说：「行了，早点睡吧，我去帮你热一杯牛奶。」

余泽凯帮我去热牛奶，我牵着知知回房，短信又来了，可分明我已经换掉了之前的号码。

短信上说：你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余泽凯，我最后给你一周的时间离开他！

应该是习惯了，现在我倒是能心平气和地消化掉短信上的内容。

一周的时间，已经那么迫不及待了吗？

我的唇角勾勒出了一抹笑意。

一周后，我接到了余泽凯的电话。

「雨宁，最近你精神状态不是一直很不好吗？今天是你生日，我在梅林酒店开了间房给你庆生，到时候给你个惊喜，房间号是 706，回头你把知知送去你爸妈家就过来吧！」

余泽凯一开始说的时候，我是将手机放在耳侧的，但说到后边，我打开了公放，特意走到了客厅。

客厅里，李茉在辅导知知弹琴，听见我手机中的声音，她讲授的声音渐小至湮灭。

其实，今天只是我的阳历生日，平时我都是按照老家的习惯过阴历生日的，没想到余泽凯竟会如此有心。

那么好的机会，我自然不会错过，要在李茉的面前炫耀一番。

「雨宁，你在听吗？今晚一定要来呀！」听见我迟迟没给出回应，余泽凯喊了我一下。

「老公，你放心，今晚我一定准时到，是什么惊喜呀，不能提前透露一下吗？」说话的时候，我不动声色朝着李茉那边瞟。

「现在说出来就不是惊喜了呀，我要开会了，先挂了。」余泽凯说完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酒店、宾馆……刚结婚的两年，我们还没知知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余泽凯很浪漫的，很喜欢搞那一套。现在却是难得。

我心满意足地将手机收了回去，双手交叠半靠在钢琴上问李茉为什么不讲课了。她的脸色很不好，深呼吸了一口气后才回应我说道：「余太太，我觉得你对我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而且，你刚刚手机公放得那么大声，我怎么上课？」

误会？

我漫不经心搪塞过去，表示不会再影响他们上课。目的已经达到，我朝知知挥了挥手。

正准备走的时候，李茉「腾」一下站起身，脸色苍白，言辞也变得激烈起来。话说得不大好听，看得出来，她很紧张。

也许，她觉得余泽凯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了，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死灰复燃吧！

不过，她越是紧张，我就越兴奋，也不着急离开，托词我父母今晚要去喝喜酒，请她帮我照看一下知知。

李茉气急败坏地拒绝了我。

「别急，我可以给你加钱的呀！」我说着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她的气焰终于灭了下去，垂下头带了些不耐烦，「不行，我晚上要照顾我妈，这些情况，余太太你应该是知道的。」

是，这些情况，她第一次来我家面试的时候就有说过，从小，她的父亲就抛弃了她母女，带着勾搭到的女人远走高飞了，而一年前，她母亲又得了重病住了院，所以才会来我家兼职家庭钢琴老师。

她还算是识时务，知道余泽凯不仅没和我摊牌，还有和我破镜重圆的可能，语气软了很多。

我的指尖敲击着琴面，故意拖长了尾音：「这样啊……」

我话没说完，李茉朝着卫生间走去：「不好意思余太太，我要上下卫生间！」

当着知知的面，我不好太为难她，侧身让开了一条道，她瞪了我一眼，步伐极大，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。

随即，那边发出很大的声响，我一惊，看到她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知知比我先跑了过去：「李老师！」

「你，没事吧？」我远远站着，见她迟迟也没能站起来。

「麻烦余太太送我去下医院了。」李茉压根就没打算起来的意思，毫无形象地坐在地板上对我说。

我怀疑那是她的伎俩，就是为了阻止我和余泽凯约会，所以想拒绝。

可是知知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带了哀求不停地说：「妈妈，我们送李老师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知知求求你了。」

我的心一下就软了，勉为其难将李茉搀扶起来送去了医院。

带着知知从医院赶回的时候，已经深夜十二点了，余泽凯已经到家，脸色阴沉地看着我，碍于知知在的缘故，他一言不发。

等我将知知收拾完，回到了属于我们的房间后，余泽凯声音阴冷地问：「苏雨宁，今晚，为什么没来酒店？」

我没有想到，他会带着质问的语气说出这么一番话，李茉之前提示我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她是嫉妒，但结合余泽凯此刻语气，

我甚至要相信李某的猜测了。

这个想法刚在我的脑海中冒出来的时候，我赶紧晃了晃脑袋，他们才是一伙的！

余泽凯见我始终没给出回应，声音加重，又问了一遍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：「什么酒店？我为什么要去酒店？余泽凯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」

我不想说自己因为送李某去医院耽搁了这次约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理由显得我如此可笑。所以我换了思路，干脆否认。

我本以为余泽凯会问个不休，但他神色凝重地看着我，很久之后，竟是带了疑问开口：「我们今晚约好在酒店给你庆生的，你……忘记了？」

我摇摇头。

余泽凯叹息了一声：「雨宁，你最近肯定是太累了，算了，你还是早点睡吧，我帮你去热一杯牛奶，睡前喝一杯牛奶，是有助于睡眠的。」

这件事，告为一个段落。

有些事的真相，渐渐浮于水面。

鱼已经落入了网中，静待收网前，我还需要一笔钱。

作为一家规模还不算小的公司的老板夫人，我身边几乎没有什么大钱，当然平时我也不愁没钱花，我有余泽凯给的信用卡，只是，那是信用卡的副卡，我花费的任何一笔开销，都会准确无误地传到余泽凯的手机上。

周三的晚上，C市有个慈善晚宴，余泽凯作为C市最年轻的企业家，受邀出席。

我是在太太群里得知的这个消息。余泽凯连提都没和我提一下。

而那晚知知本是有节钢琴课的，李茉却和我请了假。

我没有恼怒，神色平静地同意了李茉的请假，随后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帮忙傍晚去幼儿园接一下知知。

我算准了余泽凯下班的时间，准时出现在了他的公司门口。

「雨宁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」他看到我的时候，很明显一惊。

「不是你说今晚有慈善晚宴，要我来这里等你的吗？」我故作惊讶反问。

「我有……说过？」余泽凯迟疑说着的时候，眼神飘忽不定。

他自然没和我说过，但我坚定无比地向他点了点头，在他面露疑惑的时候，顺势挽上他的胳膊，很明显地，他浑身一僵。

「怎么，不方便吗？」我有些无奈地放开了他，「不方便就算了，之前林太太还说城东那家二手奢侈品店里新收到了几个不

错的包包，约我一起去看的，我想着今晚要陪你参加晚宴，就回绝了。如果不用去晚宴的话，那难得的，知知不在家，我想去好好看看。」

余泽凯听完了我的话，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：「今晚晚宴我已经有女伴了，哦，雨宁你别误会，女伴是我的秘书琳达，你也认识的，主要我想趁着今晚这个晚宴谈拢一个项目，带她更方便一些。你说得对，反正知知不在家，你就去那家店看看，好好放松放松，有喜欢的就买。」

难得余泽凯那么大方，我微微一笑：「谢谢老公！」

我叫了车，上车后放下车窗朝着余泽凯挥手作别的时候，能很明显的看到他松懈下了一口气。他也满带笑容对我挥挥手，却在我所坐车辆向前行驶一瞬间，笑容骤然消失，扭头就往公司里边走，还不忘抓紧时间打个电话。

我的心，沉甸甸的。

那家二手奢侈品店已经开了好几年了，前个四五年吧，余泽凯公司还没走上正轨，我们手头资金不多，我又要陪着他去参加各种酒局宴会，买二手奢侈品融入这个圈子，也算是迫不得已。后来，余泽凯的公司渐渐稳定了，却很少邀请我出席各种正式得场合，我也就不买这些奢侈品了。

但凡余泽凯对我上点心，听到我刚刚的陈述，他也会让我去商场买个新款，而不是「大方」地让我去二手店随意挑选。

我觉得有些累了，十年的恩爱，或许，都是假象。

其实，余泽凯从来就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知道。

大三那一年，是我追求的余泽凯，我借着余泽凯刚和他初恋分手伤心的机会，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
这些年，我们表面恩爱，但其实，我们的相处只能算是相敬如宾吧，婚宴那日，他拉住我的手，不住地同我说，以后只陪我一个人看星星看月亮，可整场婚宴，至始至终，他都没叫过我的名字。

那天晚上，当我拎着两只香奈儿的包回到家的时候，余泽凯已经客厅等我了。

「晚宴结束了？」我没在意，随口问。

但他很气愤，在看见我推门的刹那站立起身：「苏雨宁，你骗我！」

「骗你什么？」他的话没头没尾的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「你说今晚林太太约你去逛店，可事实上，她根本就没和你说过！」余泽凯怒斥，胸口随着他话语的激动起起伏伏。

「那或许是我记错了？又或者，是你记错了？」我没想到余泽凯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

「你瞒着我究竟去做什么了？你真的去买包了吗？」余泽凯不依不饶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那林太太邀约什么的，当然只是我的胡诌，但我怎么也没料到，余泽凯真的会去打电话向林太太进行求证，看来，我在怀疑他的同时，他也在怀疑我。

他怀疑我？就是连我自己，都在怀疑我自己。

我收到自己出轨的那些照片后，我又找过私家侦探，可照片中的那个男的，任是那私家侦探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也没能调查出身份。

而我自己，却从来没有过那段的记忆，那仿若是旁人的事，强压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打起精神，和余泽凯周旋……是啊，十年了，我累了，周旋了整整十年，足够了。

我话语柔和了起来，将手中拎着的袋子朝着余泽凯晃了晃：

「老公，干嘛发那么大的火，我就是去买包了，这不是吗？你再不信，可以看你手机上信用卡记录的呀？」

经了我的提醒，余泽凯匆忙将手机掏了出来，神色缓和了起来。

我忙趁热打铁说道：「老公，你最近肯定是谈项目太累了，快去洗洗吧，我去给你热杯牛奶。」

余泽凯缓缓点了点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去。

转身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他衬衫后背的一个唇印，这次的唇印和上次相比，更清楚，甚至我都能判断出这是香奈儿 13 我的玫瑰色系。

我微微眯起了眼，卫生间的门已经关上，或许，只是我眼花了。又或许，这是某人，已经按捺不住了。

而那个星期的周日，是我的阴历生日，我将知知晚上得钢琴课安排到了下午，原本我担心李茉会推托不来的，好在她答应得很爽快。

李茉来的时候，我很殷勤地给她递去客人换的拖鞋，她有些讶异地看我，我带了感叹对她说道：「你说女人怀了孕，是不是弯腰什么的就都不太方便了。我生完知知都好多年了，当年怀孕的一些事，都给忘了呢！」

李茉惊慌道：「余太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有……」

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小李老师别多想，快进来吧！」我打断了她的话，说得很殷勤。

李茉神色很怪异，我怕她此刻落荒而逃，不由上前拽住了她的手。

知知走了过来，很奇怪地看着我们此刻的动作，我慌忙说：

「小李老师，我之前是对你有误会，才会失礼，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看在知知的面上，就算了吧！」

李茉没再多说什么，就和往常一样，开始给知知授课。

余泽凯的电话，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打来的，电话那头的余泽凯难得殷切地说道：「雨宁，在干嘛？」

「陪知知练琴。」我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。

「哦，这样呀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已经都安排好节目，还记得我们蜜月旅行的那个沙滩吗？你现在过来，对了，记得穿上我们认识那日的那件红色裙子哦！保管有惊喜！」余泽凯的话语殷勤。

我们结婚那会，余泽凯创业刚起步，钱实在是紧张，所以最后，我们只在 C 市的一处野沙滩游玩了一圈，戏称其「蜜月旅行」。

原来他还都记得，却依旧能够那么狠心。我握住手机的手不由紧了紧，我问：「那知知呢？就没妈妈陪了！」

我给了他最后的机会。可他满不在乎地说：「你来的时候，顺便把知知送你爸妈那边，都大了，哪能天天陪着？」

「好！」我刚应下来，对方手机就挂断了。

我听着那一声一声的盲音，努力绽开了一个最灿烂的笑容。

我在给李某送果汁的时候，很自然地将半杯果汁泼到了她的裙子上，带她换上了我那件旧裙子。

那条裙子至今已有十年，但因为上边充满了我和余泽凯的回忆，我保存得很好。

李茉对着镜子转圈的时候，我感慨而道：「年轻真好！」

李茉说：「余太太，你也正年轻呢！」

我摇摇头：「老了，就该服老，这趟，就麻烦你替我去一次了。」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知知依旧在房间练琴，不曾听见。

李茉迟迟没接我的话茬，我没催，只正视她的目光，等待她给出答复。

「那……好吧！」李茉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，重重点了点头。

李茉离开，我将手机拿了出来。

我已经很久，没收到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了，而这一次，我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：游戏，结束了！

发完消息，我拉开了房间的窗帘，初秋下午四五点的阳光，还是很热烈的，肆无忌惮地涌入我的房间。

我仰头去看天际红日，不由眯了眼。

难怪说，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；一是，人心！

晚上，我把知知送去了我爸妈那，接了个电话后，独自回家等待。

余泽凯回家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脸色煞白地问：「苏雨宁，你是人是鬼？」

我坐在沙发上未动，只是问他：「老公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」

「不是，我不是约你去野沙滩的吗？你怎么，你怎么……」余泽凯慌乱地问。

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余泽凯如此慌乱了，上次他说话断续的记忆，还得追溯到毕业那年，我向他求婚，他回应我的时候，紧张得句不成句。

我站起身，边朝着厨房走去边说：「老公你是太累了吗？说什么胡话，哦，你说让我去沙滩，我有些累了，不想去，后来打你电话又不通，怕你一直在那等就让李某代我去了。哎呀，你现在回来，李某还不知道吧，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回来，天都黑了，她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要是现在还待那，可不太安全了。」

说着，我已经走到了厨房，帮余泽凯倒了一杯的牛奶，热了下，端到了客厅。

客厅中，余泽凯在不住地按着手机，嘴中呢喃：「李某，你快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……」

我打断了余泽凯的话：「小姑娘挺机灵的，见你没在那肯定自己就回来了，估计现在有事吧，来，老公，先把牛奶喝了，不然一会就凉了。」

余泽凯见我眼神殷切地看着他，将手机收了下去，接过牛奶。

我笑着说：「老公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把咱们认识那日穿的那条裙子给小李老师穿了，她身材和我年轻是几乎一样，正合身。」

清脆的一声，牛奶杯跌落于地，摔了个粉碎。

「呀，老公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」我嗔怪着，倒是有些可惜这杯牛奶，毕竟才喝了两三口。

余泽凯却朝着我怒吼道：「你为什么要把那件衣服给她穿了？你凭什么把那件衣服给她穿？你不知道，你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，最像阿薇……」

余泽凯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话语戛然而止。

余泽凯越是愤慨，我却越是平静：「不是你电话中特意嘱咐我要穿那件衣服来赴约吗？我就翻箱倒柜翻出试了下，哪还穿得了，就放随手。然后下午的时候，恰巧李某的衣服脏了，我就把这件给她了。」

顿了顿，我又说道：「再说了，李某去了，你不应该很高兴吗？」

余泽凯倒吸一口冷气，歇斯底里地怒吼：「苏雨宁，你在怀疑我和李某，你怀疑我和她有一腿，所以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」

「难道不是吗？」我反问。

「告诉你我和李某一起了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」余泽凯的声音低了一点。

「我看到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照片呀。」我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微笑地看着他。

余泽凯的眉心不由皱起，手扶上了自己的脑袋，一副头疼欲绝的样子。

我上前，摸摸他的脑袋：「觉得不舒服就早些睡吧，没事的，这些事，我能理解的！」

说着，我帮着他摘掉了眼镜，像哄骗小孩一样开口：「快去洗澡吧，我把地面上收拾收拾，再给你热一杯牛奶。」

余泽凯终于反应过来：「你在牛奶里放了什么？」

「不就一杯牛奶吗，能放什么呀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现在，最不该胡思乱想的，不然，怎么应付……」我故意说到此处，话锋一转，「对了，老公你知道金庸小说里的慕容复吧，那你可知他最擅长的武功是什么？」

余泽凯懒怠搭理我，大踏步朝着卫生间去，重重将门关上。

我微笑着，将手中眼镜，掰断，露出一个小型窃听器。

我看着那个窃听器，朝着卫生间的方向开口，告诉余泽凯我刚刚问题的答案：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」

之前，我总是浑浑噩噩，疑神疑鬼，几乎都要着了他们布的局，上了他们的当，相信那些合成的照片，以为真的是自己出轨了。

但实际上，不过是余泽凯在我每日喝的牛奶中掺了安眠药罢了。

第二天的中午，警察上门了，上门的时候，余泽凯还萎靡地躺在床上，恍若一具行尸走肉。

而警察上门的原因，是网上传出了一份语音，是余泽凯买凶杀人的音频，再加上李某母亲的报案。

音频中，余泽凯请人埋伏在那片野沙滩边，等待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到来，将其投入海中，伪装成意外溺水。

那段音频是我窃听到录下并请人放到网上的，因来路不正，并不能成为余泽凯杀人的证据，但让余泽凯接受调查还是绰绰有余。

余泽凯近年来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所谓树大招风，他这一出事，多少人趁机拉踩一番，我倒不担心他能马上被放回。

想着这一次告别，或许将长久不会再见了，所以在警察将他带走的时候，我喊住了他。

我从抽屉中找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，走上前，依旧带着深情凝望他，同他说：「余泽凯，我知道你一直怀疑知知不是你的亲

生女儿，所以我替你们做了这份亲自鉴定，余泽凯，知知是你的亲生女儿！」

余泽凯始终低垂的头终于抬了起来，眼角撇过那份亲自鉴定，却依旧不愿承认：「这是假的吧，亲自鉴定，我早就做过了，阿薇帮我去拿的，知知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，而且，她长得和我一点也不像。」

这个答案，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却又该在意料之中。

我叹了口气：「余泽凯，知知只是长得不像你，她长得很像我，很像还没为了你整容前的我。」

余泽凯的嘴张了张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，只是脸上诧异，好像从来就不曾认识过我一样。

也是，他何曾认识过真正的我呢？

余泽凯被带走得下午，林太太约我见了一面，之前我拜托她给我介绍侦探社的是，也拜托过她给我找一个擅长打离婚官司的律师。

可能是那件事有眉目了吧，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事。

我先到的地，给自己点了一份清咖，顺便，给林太太点了一杯黑糖鲜奶。

林太太过来，看到我面前已经端上的饮料，似有些不满意，笑容糊在了嘴角：「余太太，你都点好了呀，那个，之前你请我找律师的事……」

「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吗？」我冷冷地反问，「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！」

林太太像是有些不认识一样看着我：「余太太，你以前……不是这样的。」

「邵云薇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给你点一份咖啡？可你不是怀孕了么？你确定孕妇能喝咖啡？」我靠在座椅上，双手抱于胸前，静静地看着她的表演。

对，林太太的名字，就叫邵云薇。

「不是，余太太，你这是什么话，我怎么，怎么听不懂？」她努力维持过镇定，可明显前倾的身躯暴露了她内心的慌张。

「有什么听不懂的呢？余泽凯的情人从来就是你，难道不是么？」这些话，我本不想拆穿的，但现在，我看着邵云薇睁大的瞳孔改变了主意。

她的牙齿开始打颤：「余先，余先生的情人不是，不是李某吗？」

「李某的父亲就是被小三给勾搭走的，你觉得她会做出这种事吗？」我感慨而道，「侦探社是你介绍给我的，里边的社长和你有交情，所以才会给我传来余泽凯和李某的照片，不过我很怀疑那些照片的真伪，可能那些照片就和我同男子厮混的照片一样，都是合成的吧！你的目的，简单明确，就想让我找余泽凯闹事，让他有和我离婚的借口！」

邵云薇的脸色更白了一些：「你信口开河！」

其实一开始，我接受到那些照片的时候，我真的相信了，对李茉充满敌意，但也就在那个晚上，侦探社的社长就又给我一通微信消息，我没半分犹豫，花了三倍的价格，买到了余泽凯和邵云薇厮混的照片。

邵云薇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却忘记了，他能用钱差遣的人，最容易因为钱而背叛。

沉默许久，邵云薇才又开始：「你……你早就知道了？」

「早就知道什么呢？早就知道你是余泽凯的情人？还是早就知道你是余泽凯的初恋？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？」咖啡已经送了上来，说罢，我抿了一口，苦涩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。

有些话，不用点的太满。聪明如她，自然都已经明白。

她用力点了下头，重新坐直，问我：「苏雨宁，我不相信你真的是靠幸运坐在这里的，你究竟是怎么知道……知道我们的计划的？」

果然，所有的一切，邵云薇都有参与。

在得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婚后，在得知我就是离婚也要让余泽凯净身出户后，他们的做法倒是干脆狠绝。

酒店让余泽凯邀约我，若我前往，迎接我的肯定是个陌生男人，他们肯定会让我出轨的事坐实。

而这次海滩邀约我，更绝，直接要我的命。

想想，其实还挺后怕。

我又抿了一口咖啡，其实清咖喝顺口了，会觉得有些余甘。

我问了邵云薇和余泽凯相同的一个问题：「邵云薇，你知道金庸小说里的慕容复吧，那你知道他最擅长的武功是什么？」

对于如此突兀的一个问题，邵云薇自不会愿意答，那么就由我来告诉她：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」

在邵云薇愣神的时候，我站立起身，优雅地朝着咖啡店的门口走去。

当初，为何我的一言一行，都仿若有人在监视监听，不过是邵云薇用了自家公司之便，在我手机上装上了窃听器。所以，她才能装神弄鬼，不时发些莫名其妙的短信给我，更有余泽凯帮她打配合。

后来，我换了手机，那些短信几乎就消失了，便是有，也只威胁，和当时情况搭不上边。

而她那部装有那个号码的手机，却是因为她心虚害怕我查找定位，每次发完短信之后，都会立即关机。

不然的话，她在收到我最后给她发的那个消息的时候，就该猜到一切都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。

她大概率是想不明白，我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会接触到那样高端且昂贵的东西呢？

毕竟，我支出的每一笔钱，都会有消息回馈到余泽凯的手机。

可是，邵云薇只记得余泽凯有老婆，好像忘记自己还有老公了吧！

那是我换了手机后，将余泽凯和邵云薇厮混在一起的照片扔给邵云薇的先生林耀看后，他给我的。

虽然说这个林先生外边小三小四一大串，但自己老婆给自己戴绿帽的事，是个男人都不能忍。

在我走到店门口的时候，邵云薇叫住了我：「你最恨的那个人应该是我，可是你看看我，活得很逍遥自在，你这样做，对我可是没有半点损失。」

我扭头冲她笑了笑：「对了，邵云薇，那个离婚律师，留着吧，你用，正好！」

灯光下的她，柳眉杏眼，唇红齿白，很美，却也很慌乱，她追赶上我，若疯了一样同我说：「苏雨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的，你明明知道李茉是冤枉的，却为了自己，害了她的命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！」

「哦，你说是就是吧，反正，你也没有证据，不是吗？」我说着，掰开她拉扯住我的手。

邵云薇终究还是不了解我，那草菅人命得事，我当然做不出来。

我不会游泳，可是李茉会，我生日那晚，我是接到了李茉的电话确保她无恙后才回的家。

既然他们用李茉布了一个局，那么我也不应该辜负他们的心意。

我去二手店买的包，转手就被我换成了钱，并买了两个 A 货装样子，那笔钱，我是给李茉跑路用的；余泽凯酒店邀约那日，李茉的摔倒，是演给知知看，再让知知传达给余泽凯；李茉穿我的衣服赴约，我私下也安排了人保护……

在邵云薇的目瞪口呆中，我推开咖啡店的玻璃门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我走出咖啡店门的时候，鼻尖骤然一酸，一颗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了下来。

我追随了十年的爱恋，原来，比不过某人心间的一道白月光。这么多年，我以为自己是他心口的一抹朱砂痣，能和他的白月光平分秋色，原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了墙上的那抹蚊子血，而白月光，却依旧是白月光，皎洁明亮，圣洁高雅。

走到这一步，我不知道究竟是谁错了，但无疑我看起来是最幸运的那一个。

毕竟，李茉的失踪加上之前网上流传的录音，再加上我的供词和有心人的踩踏，余泽凯被判了三年。

我们也成功离婚，公司和房产，都归于我的名下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拥有了女儿知知的抚养权。

邵云薇也离婚了，和我料想的丝毫不差，她是净身出户的那一方，毕竟她腹中的孩子，是她出轨的铁证。

而我按照承诺，将余泽凯的公司卖给了邵云薇的前夫林耀，拿着那笔钱，将李茉的母亲带出国外继续治病。

在外界看来，李茉是为我而死，我诚心诚意对待她的母亲也是情理之中，不会让任何人起疑。但我知道，我照料李茉的母亲，只是因为这是我和李茉之间的一场交易，她必须为了我，过三年隐姓埋名的生活。

果真，我好像是大获全胜了，只是人生短短，能有几个十年？

终究，都输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